

高山难挡万里云

· 小说集 ·

张緯 何芷等著

作品丛书

074029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短篇小說八篇，都是反映大跃进以来的新人新事及共产主义风格的。这里有描写农村妇女的先进事迹的；有歌颂竞赛中的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有写人們如何在党的教育下与存在自己身上的缺点及錯誤进行斗争的；有些是写工农群众为完成炼钢任务、取得农业大丰收而进行的英勇劳动，及他們爭先进爭上游的共产主义风格。

目 录

高山难擋万里云.....	张 緯 (2)
赶.....	何 芷 (18)
激流万里.....	林 退 (34)
“大称杆”	何 芷 (48)
老规矩.....	馬 宁 (59)
第二次評比.....	张 緯 (67)
拔白旗.....	吉学滢 (72)
鋼鉄書記.....	林瑞芳 (78)

目 录

高山难擋万里云.....	张 緯 (2)
赶.....	何 芷 (18)
激流万里.....	林 退 (34)
“大称杆”	何 芷 (48)
老规矩.....	馬 宁 (59)
第二次評比.....	张 緯 (67)
拔白旗.....	吉学滢 (72)
鋼鉄書記.....	林瑞芳 (78)

高山难擋万里云

张 緯

龙虎山侨乡，一条崭新的公路从群山环抱中穿过，在阳光下閃耀着金光。山腰的白云就象一抹銀紗輕挂，掩不住青葱的景色。梅河水欢笑着爬上山坡，沿着新开的大圳曲折地流过田野。叢林深处传来隆隆的机声，那是水力发电站和加工厂的机器在施展威力，它和流水声構成了一支雄壯的交響曲。

田野里，人們正在紧张地收割，从他們的笑靨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不尋常的丰收！

“蘭貞姊，汽車到了喲，还不快接俊平哥去！”青年生产队长吳刚知道林蘭貞在南洋的丈夫今天要到家了，一个早上都拿她来打趣，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林蘭貞是前进农业社的副主任，今年还不滿二十四岁。虽说她平时是挺大方的，可是在这种场合，也不免要脸紅起来。正当她給人笑得不好意思的时候，社主任罗祥生却来了，他笑对吳刚說：“好啊，桥还没过就拆板了，蘭貞不給你帮忙，怕你再过三年也找不到对象。”这一下可把吳刚的嘴堵住了。吳刚的对象林春花就在旁边，大家立刻又拿他們两个来开心。

罗祥生解了围，就正經地对林蘭貞說：“刚才县委来电话，說是等会有个什么参观团要来，李書記要你作个报告。”

林蘭貞連忙推辞道：“还是你去講吧，我最怕作报告。”

“不，李書記要你講劈山引水，把坡地变水田的事，要我講，岂不是作保守典型报告？”罗祥生爽朗地笑了。

“那怎么准备得及？”林蘭貞感到很为难。

“没关系，你这就回去准备，回头我帶他們先去参观。”

罗祥生說了，又迟疑起来，問道，“誰去接俊平呢？”

“我跟婆婆說一声吧，我想俊平是不会见怪的。”

林蘭貞回到家里，她的婆婆亞香婆就催她快去梳洗。她老人家早就打扮得光光鮮鮮的，从外貌看，真不信她已是六十开外的人。

“媽，等会有个参观团要来，我不能去車站接俊平了。”林蘭貞小心翼翼地說了這句話，担心婆婆不高兴。

“什么参观团，迟不来，早不来……。”亞香婆真有点不高兴了。当她一眼望见媳婦急了，又把話吞住，轉口道，“好吧，要是俊平怪你，我可不管的。”

林蘭貞笑着送亞香婆出門口，回房就寻思該报告些什么。如果要报告数字，那倒簡單，只消說坡地改为水田后，增产将近二倍。可是，人家老远来参观，就是听你报告几个数字哪？她不禁沉思起来，这几个月社里苦战的情景，就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她眼前重映。

春节刚过，乡里开过扩大干部會議，传达了中央关于“多、快、好、省”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指示，要求各个农

业社回去重新修訂大跃进的规划。前进社原来訂的规划是：今年水田每亩产量八百斤；坡地每亩产量四百斤。开社委会的时候，社主任罗祥生提出把水田和坡地的产量再提高百分之二十。水稻增产指标再提高百分之二十，林蘭貞完全同意；說到占全社土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坡地，她認為就不是提高百分之二十的問題，而是應該提高一倍至二倍。一场尖銳的爭論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貪口爽，”罗祥生大声地說，“有誰听說過坡地一亩能打千斤粮的？就是苏联的先进經驗也沒听說過。”

过去，林蘭貞是很佩服罗祥生的，他今年五十多岁了，有丰富的耕作經驗。可是，自从提出大跃进之后，她越来越觉得他是个謹小慎微的人了。她用非常肯定的語气答道：“能！只要把坡地改为水田，就不止打千斤粮。”

“把四千二百多亩坡地改水田？”罗祥生冷笑一声，質問道，“水呢？說得倒輕快！”

“水，梅河有的是，”林蘭貞站起来反駁，“我們只要从龙虎山开条水圳，把河水引过来就成了。”

“你們听听，要河水翻山，多大的志气！”罗祥生冷嘲热諷地說，“我就算你有飞天的本事，你也得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故意一字一頓的說，“离插秧只有四十多天了！”

这天晚上的會議沒有結果。散会之后，林蘭貞还想和罗祥生个别談談。罗祥生早就不耐煩了，用教訓的口吻說：“你相信我的話吧，亞叔吃盐也比你吃米多。”

“吃盐多又怎么样？”林蘭貞很不服气地說，“食古不

化，再老也沒有用。”說着，就鼓着氣走了。

夜已深了。林蘭貞家里的大門虛掩着。她輕輕地托起一扇門，慢慢地挨了進去，順手把門輕輕攏上。正當她躡手躡腳要進房的時候，住在上房的亞香婆咳嗽了，問道：“怎么不天亮才回來？”

“媽，還沒睡？我們剛開完會。”林蘭貞停下步應道。

“開會開得飽嗎？”亞香婆一句就堵過來。

林蘭貞想到婆婆在南洋住了五年長，回家鄉還不到半個月，對許多事情都看不順眼，也就有心順着點，相信她住久了就會明白。她沒有答腔，就趕緊回房睡覺。

天才麻麻亮，林蘭貞就起床了。她挑滿了缸里的水，煮好了飯菜，又去礮谷。亞香婆起來，原想讓媳婦多睡一會，煮好飯才去叫醒她，誰知鍋蓋一揭開，飯菜都蒸得熱騰騰的。她把林蘭貞叫了來，又惱又愛地望着她，只見她眼眶起了一道黑暈，肩胛也瘦嶙嶙的，好在那對眼睛還光閃閃的頂有神，那黝黑的面孔也還現出紅潤。

“看你瘦成什么樣子，現在又不是愁穿缺食的，何必要做不要命？”她把林蘭貞的衫袖撳起，用手揷了揷，說道，“等外面的‘字頭’一做准，你就可以過番享福了。”

“媽，我早說過不去南洋。南洋有什么了不起，我們再干它幾年，就要趕過英國了。”除非亞香婆不提起過南洋的事，一提起，林蘭貞就要給她上政治課。

“哼！說得倒好聽。人家是花花世界，出的東西就是好看耐用。”亞香婆認為自己是曾經飄洋過海的人，說什麼也比媳婦見識廣。

“你說洋貨好看耐用？”林蘭貞俏皮地問道，“為什麼你帶回來的幾件東西又全都是國貨呢？”這一下“將軍”，却使亞香婆無言可對了。亞香婆要回國的時候，一心想給媳婦剪几碼上好的花布，另外再買一架最新型的縫衣機。她和兒子陳俊平走過几家百貨公司，才找到合式的。東西的確漂亮，價錢又非常便宜，回到家鄉正想向媳婦炫耀一番，好叫她趕快打定主意過南洋。誰知東西拿出來一看，雖然寫着洋文，却標明是廣州、上海的新產品。當時左鄰右舍就把她笑話了一陣。現在媳婦又提起這件事，使她好不難為情。她訕訕地笑道：“我說不過你，你跟俊平說去！”

“我會寫信告訴他的。”林蘭貞滿有把握地說。

林蘭貞匆匆吃過早飯，便找陳福伯一同上龍虎山觀察地勢。陳福伯是社里頂有經驗的老農，雖然上了七十歲的年紀，身體还挺硬朗的。他打從心里就佩服林蘭貞的敢作敢為，他自己也是多么渴望着那一望無垠的坡地能變成水田啊！

龍虎山是由兩座高山連成的，東山是連綿不盡的群山，一起一伏，活象一條巨龍；西山是層層迭迭的峻嶺，宛如一只跳崗的猛虎。在龍虎山的後面，有一座高聳雲霄的峭壁，就是這峭壁，把梅河攔住了。他們一路觀察地形，商量着水圳該從那里經過。

“福伯，你看那不是吳剛嗎？”林蘭貞高興地叫起來。

陳福伯隨着林蘭貞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在石壁附近有一個個子高大、肩膀寬闊的青年在蹲着畫什麼，他就是青年生產隊長吳剛。

“你們看，水圳如果從山腰上開過去，工程就會快得多。”

吳剛拿着自己画的地图，兴奋地跑过来說。

“你昨晚怎么一句話也不講呢？亏你还是个社委哩！”林蘭貞想起昨晚就是她一个人在和罗祥生爭論，忍不住要怪他几句。

“我想等綫路图画好之后，再給祥生叔一下‘兜底將軍’，叫他无可反駁。”吳剛笑着解释。

“哎呀！綫路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确定的，怎么不提出来让大家討論呢？真是……。”林蘭貞虽然在責备他，但到底掩不住內心的喜悅。陈福伯看了地图，連声贊道：“真有心眼兒啊！”他們沿着吳剛画的綫路，一边勘察，一边修改图样。

林蘭貞回到社里，立即就給李書記打电话，把情况詳細汇报了。李書記大大地鼓励了一番，要他們多跟群众商量。

第二天中午，党支部召开了扩大會議，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被吸收参加。林蘭貞攤开吳剛画的小地图，向大家报告勘察綫路的經過。

“我今年五十三岁了，这一帶地方那里有个坑，那里有块石，我会摸不清楚？”罗祥生很不以为然地打断林蘭貞的話头，說道，“我說水圳修不成就修不成，相信我的話就沒錯！”

“召开社員大会討論怎样？”林蘭貞已經不能忍受这种老气橫秋的态度。

“社員大会又怎么样？”罗祥生睜大眼睛問道，“他們还不是一样不贊成！徒然浪費時間。”

林蘭貞正要反駁，县委書記李志民却一脚踏了进来，問道：“誰浪費時間啊！”

罗祥生沒想到李志民来得这样突然，連忙起身让座。他

笑咪咪地說：“李書記，這班年青的小伙子有力氣無處使了，想要劈開龍虎山，這不是奇聞嗎？”

林蘭貞急得滿面通紅，立刻站了起來。她還沒開腔，李志民却先說了：“我和幾個老乡剛從龍虎山回來，剛才你們的爭論我都聽見了。”他用詢問的眼光望着羅祥生，說道，“把支部會再擴大一些，让群众也發表一下意見，怎麼樣？”

“好啊！”林蘭貞正是求之不得。她走出門口，大聲喊道：“都進來吧，我們正想听听大伙兒的意見哩！”

圍在門口的二十多個社員都擁進來了，椅子不夠，他們就在地上坐了下來。

“大家談談吧，我們想不想把四千二百多亩坡地改為水田？能不能把梅河水引過山來？”林蘭貞簡單明了地把問題提出。

會場上立刻活躍起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談開了：

“誰不想多打糧食、早一天實現社會主義啊！”

“心堅石穿，哪有辦不到的事！”

“.....”

羅祥生的眼光在人群中搜索着，希望找個說話有斤兩的人來發表一下相反的意見。他一眼望見老農黃鯽伯在跟吳剛說什麼，大概他有不同的意見吧，便高聲嚷道：“讓鯽伯來講幾句吧！”

頓時，會場沉寂下來。黃鯽伯咳嗽了幾聲，燃着了旱煙筒，然後才笑咪咪的說：“我給大家講個故事吧：我小的時候，听祖父說過，咱們的祖先也曾經想在龍虎山開條水圳。”

“真的？”一班年青人都不知道有這回事。

“一点不假。我們的祖先卖田典屋的筹措了一笔錢，想請石匠把石壁凿开，使子孙后代都免受‘耕旱田，住茅屋，年年补不足’的痛苦。当时石匠见到工程艰巨，不敢接，就故意提出要一斗金子的工銀。我們的穷祖先哪来的一斗金子，結果还是凿不成。”

“前人不敢做的事，我們来做。”林蘭貞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现在她才更深刻地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

“这才象年青人說話，”黃鯽伯高兴地說，“有了共产党領導，莫說是修条水圳，就是整座龙虎山我們也能把它翻轉过来。”

罗祥生沒想到連黃鯽伯也成了贊成派。他連忙对李志民說：“这件事不是鬧着玩的，圳开不成，就得耽誤春耕。”

李志民很不客气的問：“你怎么老是前怕狼后怕虎的？共产党员，應該拿出共产主义的气魄来。”

罗祥生看到李志民的脸色不对，停了很久都沒敢答話，最后才吞吞吐吐地說：“也許我的思想有問題吧！”

“对了，就是你的思想有問題。”李志民恳切地說，“群众要不断跃进，要革龙虎山的命，而你却穩坐釣魚船，不准他們革命。”

“我們提出增产百分之二十，难道这不算跃进？”罗祥生象是受了很大的委屈，說道，“我想不通。”

“你應該向前看，”林蘭貞接嘴說，“把坡地变水田，就不止是增产百分之二十，而是百分之一百到二百，这是咱們社跃进的关键。”

“好吧，不通就想到通为止。”李志民說話的口气很果

断，就象每次开会作总结时那样。“可是，群众却不能等你想通了才干。这件事就让林蘭貞去负责吧，你还是领导全社的生产，切实做好备耕工作。”

过了一天，修水圳的劳动力组织好了，一共有八百多人。林蘭貞把他們分为两大队，一队由她自己领导，另一队让吳刚负责。他們决定在山上搭起茅寮，日以繼夜地战斗。有一件事使林蘭貞感到伤脑筋的，就是她上山去了，亞香婆谁来照料？亞香婆知道她为这件事苦恼，就笑道：“我还是上你舅父家住几天吧！”林蘭貞觉得这也好，省得她再挂心。

工程开始没有几天，就碰到了困难。西山的山嶺有三百多公尺高，六华里长，六十度的斜坡。向上望，是急轉直下的崩山；向下望，是深不见底的幽谷，中間几乎找不到立脚的地方，这就是虎头的部位，水圳就是要从这里通过。他們两个大队划分了地段，展开了劳动竞赛，一连几天都苦战十八个小时以上。可是，两队的进度还是很慢。这天晚上，林蘭貞一直没有合眼。她老在想：“为什么工效提不高呢？”她翻身下床，披了件棉衣，輕輕地从女社員床边走过，顺手把她們的被子拉紧。这时候，睡在隔床的黃桂花忽然发出夢囈：“蘭貞姊，再添一鏟土，我說挑得起就挑得起。”林蘭貞給她抹干額上的汗珠，看見她紅潤的脸上做夢也帶着微笑，心想：“多好的社員啊！”过去，她对黃桂花是没有好印象的。这个妇女不过二十二岁，去年才从新加坡回来，一回乡，孩子請保姆帶，衣服叫佣人洗，靠着南洋的丈夫有千打千的叻币汇回来，自己連鋤头柄也懶得动一下。群众对她意见可多了，說她是“少奶奶”，“摩登太太”，见了面也

不屑同她打招呼。可是现在她却連做梦也惦记着工作，劳动使人变得多快啊！

林蘭貞推开茅寮的門，一陣冷风迎面吹来，使她抖了一下。門外的月色如水，把山崗映得分外清明。她踱出茅寮区，沿着新辟的小路走着，看见土墩上有一个人影，她喝了一声：“誰？”

“是我，”吳刚問道，“你出来干什么？”

“我还没問你哩！”林蘭貞走过去，問道，“怎么不去睡？”

“工程的进度这么慢，多心煩啊！”吳刚燃起一支烟，猛抽了一口，又重重地吐出浓烟。

“我也正为这个担心哩！要提高工效，光凭一股热劲还是不够，还得有办法。”林蘭貞坐了下来，深有同感地說。

两个人在土墩上呆呆地坐了很久，还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天快亮了，林蘭貞催吳刚快去睡一会儿，吃过早飯再找群众一起想办法。

第二天，工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人人献計”运动。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貼滿了整个工棚。有的社員研究出不歇肩倒泥法；有的想出右上左落双綫运输法；也有人建議制造小型的推土車……。陈福伯沒有写大字报，却带了图样来找林蘭貞。

“你看，”陈福伯指着图样說，“这头是土方，那头又是填方，挖土的得把泥运走，填土的又得另挖泥，这不是大

？”

“这一层我也曾想过，”林蘭貞若有所思地說，“可

是，要把这头的土挑到那头，那就是更大的浪费啊！”

“为什么要挑呢？”陈福伯眯着眼笑道，“前几天，我进城给孙女买对鞋，看见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同志找钱的办法可巧了。他把钱和发票用夹子一夹，挂上那根铁线，一掷，嘟——就到那边去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林兰贞高兴得真想跳起来。“我们也可以架起大麻绳，再安个滑轮，不就又快又省力吗？”她说着，紧紧地握着陈福伯的双手。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就叫‘空中运输线’吧！”陈福伯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工地上架起了三条“空中运输线”，工效果然提高了好几倍。在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推土车和不歇肩倒泥法也还是有很大的作用。林兰贞算了算，按照这样的进度，全部工程用不了四十天的时间。

一天晚上，工地上的广播筒响着：“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亚香婆也上工地了，现在正在铲土。”林兰贞高兴得象什么似的，连忙去找她。工地上汽灯通明，只见千锄万影动，不知亚香婆在哪里。山坡上有一辆推土车闲着，林兰贞把它推去载土，不料给她铲土的正是亚香婆。她忙问：

“妈，怎么不在舅父家多呆几天？”

亚香婆一边添土，一边笑道：“你舅父那里还不是日夜修水库，我一直找到土坝上才把他找着。找着又怎样，他哪有工夫和你闲扯，一会儿说要去开会，一会儿又说要竞赛，连我这号老鬼也给动员上了。”

林兰贞拉着亚香婆的手，亲切地问道：“妈也参加修水

庫啦？”

“你以为媽真的就不中用了？”亞香婆說話的神氣是那樣自負，那樣認真。她說：“你舅父还再三要留我哩，我說：‘你以为只有你們社才修水庫？我們社開的大圳比你們的还要神氣哩！我得回去修自己的。’”

“所以，你就赶回来了！”林蘭貞笑了。

休息的時候，亞香婆解開包袱，拿出一大包粟板，說道：“這是你舅母做的，你分給大家點點心吧！”林蘭貞分完粟板回來，亞香婆又悄悄地問道：“聽說你們兩隊也在競賽，是嗎？”

“這兩天我們盡輸給吳剛他們。”林蘭貞苦惱地說。

“剛才我到工地上轉了轉，看見你們架的幾條繩子就不如舅父社里的好。他們一條去，一條來，省下了挑空籬的人工，不就快多了。”亞香婆撿了塊石頭，在地上比划着，低聲道，“我們明天就試試看，賽贏了，再告訴吳剛。”

“媽，你真行。”她緊緊地抱着亞香婆。

亞香婆很激動，可是她却故意壓低嗓子說：“媽哪敢和你比啊！人老了不行羅！”

在龍虎山上苦戰了二十五天，全部工程只剩下石壁角一段了。這石壁角有二百多公尺高，七百多公尺長，真是一片懸崖絕壁。起初，社員們用十字鎬掘，可是石硬如鐵，鐵鎬掘下去，只見火星迸射，留下一道淺淺的白痕。這一天，縣委書記李志民和社主任羅祥生帶了六百多名生力軍趕來了。李志民有意要讓羅祥生看看整個工程，走了一遍之後，他問道：“怎麼樣，相信你的話呢，還是相信群眾？”羅祥生的

臉一直紅到耳根，點頭微笑。他們來到石壁角，听了林蘭貞和吳剛的汇报。李志民說：“我上崖頂去看看。”他原是工兵部队出身，对爬山是熟練的。他帶着一根繩子慢慢地爬了上去，然后放下繩子让罗祥生、吳剛、林蘭貞等上来。他們研究了地勢，認為只有黃色炸藥才能炸开。

“沒有站腳的地方，怎么凿洞呢？”林蘭貞迟疑地問。

“我看可以从崖頂吊籬下去，人坐在籬里施工。”罗祥生提出了建議。

“这倒是个办法，”李志民帶着夸奖的語气說。“这回可真的想通了？”

罗祥生坦率地答道：“以前我錯了，这次要坚决革龙虎山的命了。”

林蘭貞非常激动，关心地問：“春耕的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

“社里的事你不用担心，”罗祥生說，“水圳一修通，坡地就可以耙田搶插了。”

这时，工地上忽然传来悠扬的歌声，林蘭貞笑对李志民說：“李書記你听，陈福伯又在唱山歌了。”大家側耳听时，只听见陈福伯唱道：

早晨工地象彩霞，五光十色耀眼花；

夜来火边人影动，更似繁星密麻麻。

“唱得好啊！”李志民贊道，“你們也唱一首吧！”

林蘭貞想了一下，就拉起腔唱道：

开春猛搗龙虎窝，碎石泥卵飞下坡。

千軍万馬把山动，震得群山唱贊歌。